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典型的如：希腊人在祭祀酒神的庆典中发现了悲剧，意大利人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下创造了歌剧，俄罗斯人在浪漫主义的轨道上发展了芭蕾。600多年前的中国人，在如诗如画的烟雨小巷，度出一曲昆山腔……



煮雪烹茶，剪一段春色作画

——探寻昆曲之美

郑艳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

水墨的江南，水磨的调

元末明初，姑苏城内的千灯古镇。戏曲家顾坚，自号风月散人，即生于此。据《南词引正》载，其“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顾坚遂被称为“昆曲鼻祖”。如今的千灯古镇，有一座三进两楼的古宅院坐落棋盘街之上，楼上为昆曲物品展览，楼下厅堂有小舞台，可一边喝茶，一边听曲，是为顾坚纪念馆。

昆曲起于顾坚，兴于魏良辅。魏良辅，号此斋，新建（今江西南昌）人，世称其“曲圣”，因致仕而流寓于江南，居住在太仓南码头一带。魏良辅熟悉音律，偏爱昆山腔，又在当地驻军中结识了许多同道，一起搜集、整理各地民歌、小调。有明一代，历经金、元，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也得以融入进来。在此基础上，魏良辅等人吸收了

当时流行的声腔以及各地民歌的某些特点，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将南北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委婉清丽的新唱腔。这种唱腔，明代沈宠绥《度曲须知》记曰：“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因此又被称为“水磨腔”或“水磨调”。它以清唱的形式出现，迤逦悠远，就像江南人的水磨竹器、水磨年糕一样细腻软糯，柔情似水。

自此以后，昆曲便成为江南一带百姓生活中极为流行的戏曲唱腔。显贵之家若有喜事，便请堂名班（即清音班）来家中唱堂会。班主将堂名唱合拆卸后用担子挑到主人家，再将它安装在客厅里，称为堂名担。演出时，六七人三面围坐在堂名担里的长桌边，吹拉弹奏，清唱昆曲。

如花的美眷，如水的闲

纶却失意仕途，49岁辞官归乡，倾一腔热情于曲词之中，写出了至情至美的《牡丹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喊出了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时代呼声。这恰恰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之一。远方不远，天下大同。

明代万历年间，昆曲开始以苏州为中心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随后，昆曲进入宫廷，成为御用剧种之一。清代康熙年间，昆曲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洪昇、孔尚任相继写就《长生殿》和《桃花

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使得昆曲成为士大夫内心深处对于社会人生感悟的真实写照。

在浮云般的功名之外，文人在昆曲里展示了自己的才学，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闲适。所以，昆曲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剧种，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和唐诗宋词一样，成为文人审美的品格。明清文人如流水朝宗般地投入到昆曲的创作中，将自我的审美投注于日常生活之上，用烟波画船、舞榭歌台、羌笛弦管、衣香鬓影构筑起艺术的乌托邦。

深耽的士绅，深院的伶

场。“江湖班”则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主要面向乡镇的百姓，戏路较广。

清雍正年间，为了匡正吏治，开始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于是民间职业戏班更为兴盛，戏馆和戏园也逐渐增多。与普通市民生活的贴近和对消费需求的适应，促使昆曲表演出现了新的形式——折子戏。折子戏一般是一场或几场组成的、别具特色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小戏。折子戏的出现，是在传奇剧本创作

的颓迹之下，昆曲向着表演艺术深化发展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昆曲的行当逐渐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之下又细分的二十小行，称作“二十家门”。

然而，昆曲表演艺术的改变未能帮助其摆脱一个艺术形式发展到鼎盛之后的颓败之势。恰逢此时，战争的硝烟又起，文化的争执也至。在一个时局和思想都极为动荡的年代里，人们再也不易静下心来去品磨一段时光。

园里的幽兰，园外的天

芒未绽放光便又在动荡中暗淡了方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开始冲击内陆，昆曲表演的舞台愈发狭窄，黯然的艺人纷纷转行。有坚守者，凭着骨子里承继于昆曲原初的清冷与傲然，在一方小天地里或是孤芳自赏，或是三五作伴。之于这些人，昆曲更像是一种信仰。

园内开花，园外飘香。在昆曲又逢困顿的年代，它却在海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20世纪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在《牡丹亭》诞生400年的日子里邀约上海昆剧团进行排演。虽然这次实验性的改革演出引起了不同的声音，但是昆曲又开始为人所重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我国申报的昆曲全票通过。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成为受世界瞩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意味着它的古老与经典，也暗示着适于它存活的土壤已然改变，它极可能就此枯萎与凋零。于是，政府、民间等多种力量更加积极行动，抢救传统剧目、建构传承机制、培养受众队伍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有条不紊地施行。

同时，视昆曲为信仰的人也再次站了出

历史名人的家训

南洋富侨蔡氏文化复兴与传统维系

王海刚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一角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有一处被誉为“闽南小故宫”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民居建筑群即“蔡氏古民居”，于清同治年间（约186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由旅菲富侨蔡启昌、蔡资深父子两代人历时近半个世纪营造而成。令人徜徉其间，叹为观止的并非仅限于古建筑的文物价值，还有其背后一代海外富侨的家族理念及其实践。

蔡启昌、蔡资深父子于19世纪中期出洋至菲律宾谋生，以香烛业起家，后发展到多种行业经营，以致巨富。之后，秉承“久远之业，商不如农”的理念，把大量财富转移至家乡，购置田地，兴建大厝，安置各房，构成“阖族同居”的格局。同时，为保持和延续这一格局，蔡氏父子在古建筑群内以木、砖、石雕的方式设置家训格言，示诸儿孙。

南安官桥的蔡氏家训，概而言之，实是被赋予了维系和延续蔡氏家族的基本功能。

首先是敬祖，追溯先祖，慎终追远。官桥蔡氏以“莆阳衍派”和“锦亭传芳”自视，将自己的源流追溯至黄帝、周公，在建筑家族聚落的同时建立宗祠，并定期举行有一定规模的祭祖等活动，以提升族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其次，教导族人和睦共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内一处房屋的水隔扇上即印有唐代张公艺“以忍睦族”和宋代范纯仁“以恕待人”的典故。“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隋唐皆旌表其门。麟德初年，上封泰山，驾幸其宅，召见公艺而问其何以睦族之道。公艺请纸笔，书‘忍’字百余字以进，上悦之。盖能忍便和睦也。”除此之外，蔡氏古建筑群内随处可见各种木、砖、石雕上的文字，均在以不同的方式传递阖族睦居的理想。诸如“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作样看”，又如“风波境界立身难，处世规模要放宽；人事尽从忙里错，寸心顺向静中求”等家训格言，不一而足。

再次，在家族的延续和发展途径上，蔡氏将目光也投向了传统的“读书出仕”。古建筑群内随处可见教导子孙读书为人的治家格言，如带有深深儒家烙印的《程子四箴》，在“视、听、言、动”四个方面规训后世子孙；也有读书方法上的教导，如黄庭坚的跋语“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纷；精则至意得，纯则成功多”；珍惜光阴的教训，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去寸金还可买，失去光阴何处寻”。

严格说来，南安官桥蔡氏的家训其实并没有核心的概念和思想，其家训从内容上虽然可以被区分为敬祖、处世、为学、共居等方面，也大致涵盖了维系和延续家族的多个领域，但似乎仍只是传统普通家族形象在近代的一个再现，如以宗祠、族谱统领全族，以阖族共居为基本理念，以公产为维系手段，以科举成功作为发展途径等。但另一方面，蔡氏父子作为在南洋地区成功的华侨富商，其基本追求却反映了中国现代化中的另一面。

近代华侨因其独特的经济贡献一向被视为中国自晚清以来现代化的一个动力源。也因此，华侨，尤其是华侨富商的形象被严格限制在吸收和传播近代新式文化上。而蔡氏的家族理念及其实践，却向我们展现了该群体内也有文化复兴和传统维系的一面。自五四以来，论者多陷于中国发展与西方文化间的关系论争，而在蔡启昌、蔡资深父子眼中，也许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中国最美古村

北垵村：酒香不怕巷子深

王锦强 文/图



北垵村地处福建省屏南县代溪镇东南部。这里山峦叠嶂，群峰耸峙；山谷盆地纵横交织，一条发源于岭里和曾坑的营溪穿村而过，随山转弯成潭，汇入黛溪，注入霍童溪。全村609户人家2290多口人，农家依山而建，自然相连，其中吴氏家族就有464户，自开基祖吴天良始，至今历时700余年繁衍26代。村落传统格局保持完整，古建筑约占85%。淳朴敦厚的村规民约、八面玲珑的手工艺、色彩缤纷的节日民俗，共同构成了北垵古村的乡土文化形态。

屏南古民居属江南天井式民居，土墙、泥瓦、杉木构架，梁柱、门窗做工考究，木雕图案美观实用。北垵村的房子盖得十分高大，都有大天井。闽东山区多雨潮湿，又有充足的钻天林木资源，房子高大于通风透气，而且大家都想在风水上占得上风上水。夯土、石条、木头组合的房屋结构格外奇巧、大气。穿过鹅卵石路，扬波的水车，袅袅的炊烟，迷人的酒香，悠扬的乡音，还有鸡鸣犬吠，仿佛一幅田园山水的水墨画舒展开来。

北垵村古民居建筑形制多为一进院落，封火墙为夯土墙建筑，内为木结构，较具典型的闽东北山地区民居特点。著名的古民居主要有佛仔厝、爱吾庐、吴云统宅、吴新风宅等。清光绪年间落成的佛仔厝，因厝内有清木雕刻人物故事百余尊而得名。佛仔厝为土木结构，占地面积434平方米。佛仔厝装修及雕刻用时10年。各个柱子一律按传统留金底黑字工艺制作了名人名联。宅院的门柱上雕刻着30多副对联，篆、隶、行、楷、草俱全，皆出自当时名家之手，联句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可以看出房主的自我修养。厝内100

多幅图案，22组1008尊人文造型进一步诠释着主人的理想与追求。

屏南是名闻遐迩的廊桥之乡。北垵村也是建造木拱廊桥能工巧匠辈出的村庄。其代表作郑公桥又名金桥，位于北垵村村中小溪涧上，始建于明代，现存建筑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重修，属于平梁廊桥，因桥中祀郑公而得名。桥东侧设三个神龛，中龛祀真武帝，左龛祀陈靖姑，右龛祀郑公。桥面铺杉木，桥东西两侧设条凳、双层挡板。

北垵村还是历史悠久的红糟黄酒文化之乡。屏南人的生、婚、死都离不开酒，一出生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故有“人生三杯酒”之说。冬至是农户酿酒用水加酒之时，因为利用冬至节气的山泉水加优质糯米，使用传统工艺精制加工的红糟，在清凉气候中酿造出的酒最香最甜最醇，还可以长期保存，俗称“冬至酒”。六角井古窖的泉水是北垵村的灵泉圣水，冬至节家家户户取来酿酒。古窖因而成为北垵村的另一个标志物。北垵老酒明代已有规模，至清时几乎每家每户都产红糟，全村最多时有几十个糖埕。这些林林总总的糖埕也是北垵古村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